

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

刘 广 丰

[摘 要] 有宋一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为普遍,特别是她们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宋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的情况有三:即新君年少幼孤、帝统不正或非法继位。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现象在宋代虽十分显著,但却由主动转向被动,其作用也已偏于象征性了。

[关键词] 宋代;后妃;帝位传承

[中图分类号] K244-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4-0429-05

后妃乃妇女之上层人物,能经常接触皇帝与宰臣,因而对当时政治影响十分深远。唐宋两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唐代后妃中,有“武、韦……篡弑而丧王室”,“杨氏未死,玄乱厥谋”,“张后制中,肃几敛衽”^[1](第3468页)的记载。可见史家对唐代后妃干政的总体评价不高。两宋后妃参与政治,绝对数量多于唐代,但《宋史》却曰:“宋三百余年,外无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2](第8606页)对宋代后妃评价甚高。论者关注宋代后妃政治甚多^①,然就笔者目前所见,很少有论著直接涉及宋代后妃政治中一个特点,即在新旧君主的帝位传承中,多有后妃参与决策,并且垂帘听政。此种现象在宋代不但出现于年幼君主继位问题上,即便年长君主继位,亦是如此,确实值得深思。本文试图探讨这一现象,并从中探讨后妃政治在宋代政治中之地位。

一、宋代后妃介入新君嗣立的三种情况及其作用

两宋后妃在新君嗣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两宋皇帝一共18位,其中10皇帝在嗣位过程中受到后妃的直接控制,而当中9位皇帝在即位之初,更由皇太后(妃)垂帘听政。总而言之,在三种情况下,宋代新君嗣立总有后妃的作用:

其一,新君年少幼孤。这是后妃参与政治的最直接理由。历朝历代,很多后妃均母凭子贵,垂帘听政之事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多是后妃为新君之母,在新君年纪尚幼之时,后妃代替儿子管理政事,总能在以孝道为先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找到道德上的理论依据。在宋代,由于新君幼孤而参与政治的后妃共有四位,即真宗刘皇后辅助仁宗,英宗高皇后辅助哲宗,理宗谢皇后听政恭帝,度宗杨淑妃听政端宗和祥兴帝。由于宋末三位皇帝即位之时,已届南宋灭亡之际,朝廷内外,离心离德,因此谢、杨两位后妃,虽有听政之名,但却少有作为。特别是杨淑妃漂流海上,虽说垂帘,实已无帘可垂。因此,宋代后妃因新君年少幼孤而在帝位传承中作用突出的,只有真宗刘皇后及英宗高皇后。事实上,这两位皇后也是参政后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刘后“称制凡十一年”^[3](第8615页),而英宗高皇后辅助哲宗时间长达9年,史称“宣仁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元祐之治”^[2](第8606页)。

其二,帝统不正。有宋一代,一些皇帝身后无嗣,往往造成老皇帝不得不选立兄弟或宗子入继帝统。在宋代,非以上一代皇帝亲子身份入继帝统的有太宗、英宗、徽宗、高宗、孝宗、理宗、端宗和祥兴帝,所占比例甚高。由于新君帝统不正,在政治上可能引起一些危机,故往往由先朝皇后认可,方能顺利继位。

而即位之君,为了寻找即位合法性的理据,一般都非常尊重先朝皇后,甚至请之垂帘听政,以证本身无私之心。宋代由于帝统不正而由太后决定册立、辅助或得到太后承认的皇帝有英宗、徽宗、高宗和理宗。而端宗和祥兴帝的册立,多是决策于大臣,后妃的作用甚小。由于理宗继位掺杂了其它因素,故把他归为第三类。

英宗乃宋代首位以宗子入继帝统之君主,在其册立及嗣立过程中,仁宗曹皇后所起作用甚大。她首先与仁宗共同主持了英宗的婚礼,“时宫中谓天子取妇,皇后嫁女云”,表明“仁宗、光献(即曹后)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在仁宗驾崩之际,曹后表现镇定,对仁宗死讯秘而不宣,只令两府大臣黎明入宫,并叫人“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3](第20页),制造仁宗尚在人世的假象,使英宗顺利登位。英宗即位后即患病,曹后又为他垂帘听政,此中意义重大,因为这样既进一步证明英宗继位之合法性,在当时也起到了稳定朝局的作用。难怪邵伯温后来评价说:“则光献立子之功,其可掩哉?”^[3](第20页)

若说英宗继位,在仁宗一朝已经由皇帝钦定,那么徽宗之立,则完全由神宗向皇后决策。哲宗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驾崩,膝下无子,宋朝又一次断统。此时向后已经垂帘,她不顾宰相章惇的反对,以“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4](第211页)为由,主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徽宗。向后主立端王,当然有其政治考虑,但由此亦可见,宋代太后在立嗣当中有相当的权力,章惇作为宰相,最后也不得不屈从。此种现象后来又出现在宁宗、理宗的嗣立问题上。向后在徽宗登基之后,继续垂帘听政半年。其实,徽宗继位之时已年届18,太后垂帘之举实出于他自身的要求。他一登基,即对众大臣说:“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4](第214页)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其继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其继位曾遭宰相反对,以太后垂帘,有利于稳定人心,实现顺利过渡。

高宗乃徽宗之子,钦宗之弟,以皇弟身份入继大统,确实有点说不通,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文人士大夫对此很无奈,因为当时赵宋皇朝的所有宗室近亲,均被金人掳掠一空,唯康王赵构不在东京,因而幸免于难。国不可一日无君,赵构继位实乃士大夫乃至整个赵宋皇朝不得已的选择。然高宗虽然继位,其帝统问题,一直受到时人的诘难及挑战。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太学生陈东就曾上书高宗,要求他“亲征以还二圣”^[5](第13361页)。而在苗刘之变中,苗傅也曾肆言曰:“帝不当即大位,渊圣来归,何以处也?”^[2](第13804页)这虽是叛军的借口,但却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高宗需要有人证实他皇位的合法性。哲宗孟皇后虽两度被废,然由于其名不在宗室籍内,故避过金人掳掠的浩劫。其后她又在张邦昌的伪楚政权中垂帘听政,故声名早著,她是证明高宗帝位合法性的最佳人选。孟后在苗刘之变时,曾为高宗幼子垂帘。在听政期间,她听从朱胜非的策略,一方面安抚苗、刘二人,一方面暗中设法让韩世忠调兵勤王,使高宗得以复辟。最后,“再以手扎趣帝还宫,即欲撤帘”^[2](第8635页)。这实际上承认了高宗帝统的合法性。

其三,非法继位。所谓非法继位,不一定指谋朝篡位,笔者把此概念界定为:在非特别情况下,没有老皇帝谕旨首肯和正式禅位仪式,或由不合法的继承人继承皇位。宋真宗在澶渊之役前,被派留守东京的王旦曾问:“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他稍作沉默,曰:“立太子。”^[2](第9544页)可见,皇帝本身也承认这种临危继位,所以高宗继位,应被视为合法。非法继位跟帝统不正大有区别。首先,继位者虽是非法,但帝统未必不正。其次,帝统不正虽名不正,言不顺,但却是合法,得到老皇帝的承认,如英宗、孝宗。至于徽宗,由于哲宗无子,徽宗及其他兄弟均非正出,此时由皇太后册立皇帝,自然具有合法性。在宋朝,明显属于非法继位的,有宁宗和理宗^②,而出于稳定人心,证明继位合法性,两朝之初均有皇太后垂帘听政。

宁宗继位一事,历代史家评价甚高,称之为“绍熙内禅”^[5](第37页)。然名为内禅,但实际上光宗是被迫“内禅”,宁宗非法继位。光宗本人也不承认这次内禅,当宁宗去朝见他的时候,光宗问是谁,“(韩)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登目视之,曰:‘吾儿耶?’”然后“转圣躬面内”^[6](第12页)。高宗吴皇后在这次内禅中无多大作为,却有很大作用。无多大作为,是因她已年届80,内禅之事,多听从赵汝愚等人意见行事。她首先稳定了政局,并以光宗之子嘉王为嗣,使内禅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皇太后在新

君册立方面有很大权力,同时也是新君合法继位的象征,因此,即使是非法继位,也须从皇太后身上找寻合法理据,否则就是篡位。吴后在这次内禅中虽无太大作为,但在这方面的象征意义却十分重要。可以说,若非吴后首肯,内禅之事,未必能成。

理宗的继位则是由权臣史弥远发动的政变,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废掉宁宗预立的皇子赵竑,让非法的沂王宗子赵昀继位。参与这次政变的,是宁宗杨皇后,但这并非她的本意,乃史弥远胁迫所致。理宗登位后,杨后垂帘听政,原因乃理宗既非帝统纯正,又非合法继位。他登基前,杨后不知其人,乃问“其人安在”^[2](第8657页),他在朝中人心可想而知。太后垂帘,既有助于证明他帝位的合法性,又有助于稳定朝局,安定人心,同时亦有利于史弥远专权。

要之,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的作用有三:其一,保证新君顺利登位,两朝顺利过渡;其二,行使立嗣之权;其三,证明新君继位之合法性。

二、宋代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特点与实质

从上述分析,可窥见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的特点之一,即后妃介入帝位传承之现象非常普遍。宋代以前历朝历代,后妃多在新君年少幼孤时介入帝位传承,此种现象在汉代尤为明显,伴随出现的是腐朽的外戚干政。而宋代不论新君是否年幼,只要有特定的需要,后妃即会在帝位传承中,扮演时代需要的角色。

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的另一特点,是后妃逐渐从主动转向被动。前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多出于攫取政治权力的考虑,此点以唐代最为突出,甚至出现武后称帝之事。而唐末五代,后妃干政之现象日趋严重,五代时,“后妃的政治角色甚具主导”,这反映在帝位传承甚至朝代更替之中亦是如此。宋初太祖、太宗帝位传承的过程中,有“金匱之盟”的疑案,然“伪托杜太后之语,盖方便太宗合理即位,此种虚构未能洗脱太宗夺位的嫌疑,却能加强太后于处置家国问题上的认受意义。”^[3]但到了太宗与真宗的帝位传承之际,后妃的主动作用却遭到士大夫们的有力打击,太宗李皇后欲废太子而立元佐的阴谋,被宰相吕端巧妙化解^[7](第862页)。其后,在真宗、仁宗的传承之际,刘皇后的强势手腕一度让后妃权力在帝位传承中略有抬升,但她最终还是被士大夫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此后一直到南宋灭亡,后妃在帝位传承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实际上,宋代后妃在新君继位过程中的作用,已多偏于象征性,这与宋代皇权的神化有关。在宋以前,皇帝是公众卿大族的代表者,唐代在太宗与武后时期,大修《氏族志》和《姓氏录》,极力使李姓与武姓跻身甲族,这表明他们也承认皇族是公卿大族中的一员。但宋代却完全不同,从太宗开始,皇帝被不断神化。如《宋史》记载,杜太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太宗)于浚仪宫舍”^[2](第53页);真宗在“天书封祀”中,直接把赵氏皇族认作神的后代;仁宗本人也被认为是赤脚仙人下凡^[8](第43页);到南宋后期,即便是靠史弥远阴谋继承皇位的理宗,也说有人见到他“身隐隐如龙鳞”^[2](第783页)。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已不是单单把自己宣传为凡人中最为杰出的一员,而是超然于凡人之外的神的化身。虽然宋代皇帝的权力没有达到后来明清时代的专制程度,但他们却是以超然的身份与士大夫们共治天下^[4]。正是由于神秘主义的流行与渲染,与皇权密切相关的帝位传承,也越来越非士大夫们所能触及。太宗于淳化五年(994),向寇准问及立储之事,寇准不敢正面回应,只说:“陛下诚为天下择君,谋及夫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7](第818页)仁宗时,韩琦进言立储,被问及人选,于是说:“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2](第10225页)其态度也与寇准如出一辙。而更多言及立储的大臣则遭远贬,如岳飞者,甚至招来杀身之祸^[5]。由此也可以理解,“绍熙内禅”众大臣必须假借吴太后之手,宁宗才能得立;而史弥远的阴谋,也不敢发难于宁宗在生之时。

由此可见,有宋一代,在帝位传承中权力最大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后或皇太后的作用多是象征性的,在皇帝无法决策的情况下,她们作为天下之母,象征性地行使皇权,以使新旧两朝顺利过渡,其目的,是在皇权神化的社会环境下,使新君继位的合法程序能够顺利完成,这是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的特点之

三。这种象征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皇权的终极合法性来自于神的授予,但这是虚无的;而其现实合法性,则来自前任皇帝的指定。因此,当前任皇帝无法指定其合法继承人,或帝位传承间可能出现危机时,皇后或皇太后,作为前任皇帝的妻子或母亲,其行使的权力与发挥的作用,都是神化了的皇权的让渡,因而能得到士大夫乃至普罗大众的认可,新皇帝的合法性也随之得到认可。

然而,此种神化皇权的让渡,虽使后妃参与政治,但并未为宋代带来男女平等的开明之举,相反,在这个儒学复兴的朝代,士大夫们更加强调这只是男权政治的一个补充。而且,这些妇女在参与政治过程中,一旦有些许僭越之行,即会受到诘难、非议,甚至被斥之为祸患,有性命之忧。

后妃参与政治实质上是男性皇权的补充,此乃宋代不容改变的规矩。同样,皇后或太后至在帝位传承过程中作用虽大,有时也有相当的权力,但这是以不能僭越或侵犯皇权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若先皇早有立储,皇后或太后也不能随意更改。上面提到的吕端化解李皇后阴谋一事即是如此。吕端此举既保证了真宗顺利继位,又维护了太宗的皇权。关于孝宗继位,也有记载说:“孝宗与恩平郡王璩,同养于宫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宪圣亦主璩。”^[5](第201页)但高宗不为所动,他通过自己的方法进行测试,最后决定立孝宗。在这次立储中,皇后与皇帝有不同意见,且皇后得到宰相的支持,但最终还是以皇帝之决定为依归。宁宗虽然一早册立赵竑当皇子,使其成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却没有把他定为太子,这才使史弥远有机可乘。纵然如此,理宗的合法性仍遭质疑,他登位后即引发潘壬兄弟叛乱;而后来朝廷之内,为赵竑喊冤的也不少,其中包括真德秀和魏了翁等名臣^[2](第8737页)。因此,假若杨皇后坚持立赵竑,必然得到朝中大臣拥护,而史弥远未必就敢发难,就算敢,其阴谋也未必能够得逞。

当然,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能够发挥作用,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其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后妃乃新帝的母亲或祖母,这起码在政治意义上是如此,她们帮助儿孙处理政事是“慈”的体现,而新帝听从先朝皇后的旨意,则是“孝”的行为。这种“慈”、“孝”的举动,当然得到士大夫们的支持和提倡。如曹皇后在英宗初年垂帘听政,是以宰相为首的众大臣主张的结果;而英宗高皇后在哲宗朝“以母改子”^[3](第10768页),更是历受赞许。但要注意的是,后妃们的这些政治行为,都被规范在男性政治权力能够容忍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后妃政治即会受到士大夫们的反对,被视为“干政”。故当初力主曹后听政的宰相韩琦,半年后又用计逼迫曹后还政,以致曹后发出“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9](第12页)的感叹。而高皇后“以母改子”,恰恰符合当时士大夫们的意愿,才会得到支持。

三、结 语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多,但较于其它朝代,遭诟病者甚少,究其原因,是因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俱为男权政治服务,为赵宋皇朝服务。真宗刘后僭越行为虽多,野心也不小,但执政期间辅助仁宗处理朝政,并没有打破男权社会的正常秩序。英宗高后称制,尽革新法,更是符合男性士大夫们的意愿,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称颂。而其他垂帘太后,虽然在帝位传承问题上有相当的权力,可以证明皇帝继位的合法性,但她们垂帘,本无预政之意,只是为新君顺利执政而垂帘。由此可见,宋代后妃在帝位传承中的特点,是在帝位传承过程中后妃作用相当普遍,但这种作用已从主动转向被动,她们在这过程中的权力与作用,只是神化了的皇权的象征与让渡,并且受到朝廷大臣的制约,它只是男性皇权的一种补充。相反,在宋代,一些后妃也因干预朝政而遭到责罚或报复。如仁宗郭皇后建议仁宗罢吕夷简相,导致“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后遂废”^[2](第8619页)。哲宗刘皇后“颇预外事,且以不谨闻。帝与辅臣议,将废之,而后已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2](第8638页)。

注 释:

① 如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载于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诸葛忆兵:《论后妃与朝政》,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祝建平:《仁宗朝刘太后专权与宋代后妃干政》,载《史林》1997年第2期;杨光华:《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

点》,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等;张明华:《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载《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朱瑞熙:《宋朝宫廷制度》,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

- ② 其实宋代有非法继位嫌疑的还有宋太宗,与他有关的“烛影斧声”与“金匱之盟”都是千古疑案。但是学界对这两宗疑案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宋太宗的确通过此两宗疑案非法继承皇位,有的则认为太宗继位是太祖指定,具有合法性。有鉴于此,本文暂不对宋太宗的个案进行讨论。关于“烛影斧声”与“金匱之盟”的学术争论,可参见刘安志:《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匱之盟”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 ③ 关于从唐末到五代、宋初后妃政治的变化,可参见赵雨乐:《五代的后妃与政治——唐宋变革期宫廷权力的考察》,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
- ④ 王瑞来先生认为,宋代的皇权非但没有达到明清时候的专制,相反,宋代还是一个皇权衰落、相权崛起的时代,详见王瑞来《论宋代相权》与《论宋代皇权》两篇文章,分别载于《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与1989年第1期。对于这一问题,张其凡与张邦炜先生也有所论述,见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 ⑤ 岳飞请建储,具体事可参见邓广铭:《岳飞传》第10章,《关于请立赵伯琮(昀)为皇太子的一场风波》,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虞云国先生认为这件事是岳飞引来杀身之祸的原因之一,详见虞云国:《细说宋朝》第53回,《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参 考 文 献]

- [1]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 [2]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 [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 [4] 曾 布:《曾公遗录》,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79年版。
- [5] 周 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 [6]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 [7]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 [8] 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 [9] 孙 升:《孙公谈圃》,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

Queens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Throne Succession

Liu Guangfe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it was prevalent that queens were engaged in politics, especially that they reacted on the course of throne succession. There were three situations that the queens of Song Dynasty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throne succession, namely that the new emperor was young, or he was not lineal, or he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in an illegal way. In Song Dynasty, though, queens' intervention to the throne succession was very remakable, it had turned passive, and its effect had also led to symbolistic aspect.

Key words: Song Dynasty; queens; throne succession